【老子道德經・金山神學版・第六十八章・小邦寡民章】		
【人文論】：	先論小邦應重死遠徙以避強權者；次論要讓世界恢復文明，讓人民能甘美樂安生活；結論文明世界人民互相探訪，連雞狗都和好，不會有戰爭。	
第六八章 第一句	小邦寡民[1]；	許多「弱勢的小國家」，由於人口太少，土地狹小，國力不強，所以完全沒有足夠的「軍事力量」，用來抵抗那「強權國家」進行「毀城掠地、屠民捕奴」的「軍事侵犯」；
第六八章 第二句	使[2]十百人之器[3]毋用[4]，	所以這些「弱勢的小國家」，應該要讓那用「十人」和「百人」作為「軍隊編制」的「武器裝備」，收藏起來，不要用來進行「必死必亡」的「無意義抵抗」，
第六八章 第三句	使[5]民重死[6]而[7]遠徙[8]。	要讓人民避開那「強權國家」的「軍事侵犯」，要重視「死亡」的嚴重性，不要「輕易地身死」，而盡一切可能，「遷徙躲避」到與「強權國家」徹底隔絕的「遙遠」地方。

[1]小邦寡民：人口少，土地狹小，國力不強的「弱勢的小國家」也。本篇的文字非常清楚簡單，不過是很基礎的文言文罷了，任何略有古文能力的人，都不可能錯譯，但是卻有很多外道異端的學者，故意錯譯本章，藉此污滅聖師老子是主張「小邦寡民、原始生活」的理想社會，而反對「大邦眾民、文明生活」。這些人完全閉眼不見，經文中聖師老子明明痛恨大國侵略殘害小國，而為弱勢小國發聲的慈悲之心，這些人也刻意閉眼不見經文中聖師老子講要讓人民「甘食、美服、樂俗、安居」而富足繁盛的願望；這些人更看不到經文中聖師老子盼望鄰邦能「相互探視、相互關照」的和平理念。總之凡是自願當外道異端的人，他眼中所見的經文，即使寫得再好再善良，他們也非得將它講到壞至極點來打擊不可，這就是我們要非常小心防備外道異端惡意扭曲經文的原因。邦，國也，國家也。《說文》：「邦，國也。」寡：少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寡，少也。」民，蒼生也，生民也，人民也，人民群眾也。《左氏・成・十三》：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」疏：「民者，人也。」

[2]使：令也，讓也。《說文》：「使，令也。」

[3]十百人之器：什伯人之器也，軍隊的作戰兵甲也，軍隊的作戰武器也。十百，什伯也，兵卒之隊伍也。十百，是以十人和百人為編制的軍隊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什伯，十百也，兵卒之隊伍也。」《管子・立政》：「十家為什，五家為伍，什伍皆有長焉。」《史記・匈奴傳》：「各自置千長、百長、十長。」《史記・秦始皇記》：「躡足行伍之間，而倔起什伯之中。」器，兵甲也，作戰的各種武器裝備也。《國語・周語上》：「利其器用。」注：「器，兵甲也。」

[4]毋用：不要使用也。毋：不也。《經傳釋詞・十》：「無，不也；毋與無通。郊特牲曰：『昆蟲毋作。言不作也』。」用，使也，使用也，運用也。《廣韻》：「用，使也。」

[5]使：令也，讓也。《說文》：「使，令也。」

[6]重死：重視死亡的嚴重性也，不看輕死亡也，不要「輕易地身死」也。重，輕之對，不輕也。《玉篇》：「重，不輕也。」死，人物失去生命也。《釋名・釋喪制》：「人始氣絕曰死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死，人物失去生命也。」

[7]而：承上轉下的語助辭。《助字辨略》：「而，承上轉下，語助之辭。」

[8]遠徙：遷徙躲避到遙遠的地方也。遠，遼也，遐也，近之對也。《說文》：「遠，遼也。」《爾雅・釋詁》：「遠，遐也。」徙：遷也，移也，避也。《玉篇》：「徙，遷也。」《廣雅・釋言》：「徙，移也。」《廣雅・釋詁三》：「徙，避也。」

第六八章 第四句	有車舟[9]，無所[10]乘[11]之[12]；	使那「強權國家」，即使有「武裝車船」，也找不到位置，而沒有辦法「追逐侵犯」他們這些「弱勢的小國家」；
第六八章 第五句	有甲兵[13]，無所陳[14]之。	使那「強權國家」，即使有「武裝士兵」，也找不到位置，而沒有辦法「列陣攻擊」他們這些「弱勢的小國家」。
第六八章 第六句	使[15]民[16]復[17]結繩而用之[18]；	要讓這些「弱勢的小國家」的人民，遠離那「野蠻殺戮」的「獸性世界」，而在「新世界」中，「復興」那人類藉著「結繩記事」來利用，而「幸運」進入的「文明的人文世

[9]有車舟：有「武裝車船」也。車，車子也。舟，船也。《說文》:「舟，船也。」

[10]無所：無處也，找不到位置也，無可也，沒有辦法也。所：處也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:「所，假借為處。」按:「無所，亦可譯為『無可』」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:「所，猶可也。」《史記．淮陰侯傳》:「非信無所與計事者。」《漢書》「所」作「可」。

[11]乘：逐也，陵也，侵也，犯也。《漢書．陳湯傳》:「吏士喜，大呼乘之。」注:「乘，逐也。」《國語．周語中》:「乘人不義。」注:「乘，陵也。」陵，侵也，犯也。《一切經音義．九》:「陵，侵也。」《玉篇》:「陵，犯也。」

[12]之：指小邦。

[13]有甲兵：有「武裝士兵」也。甲兵：武裝士兵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:「甲兵，武裝之兵士也。」《左氏．襄．四》:「以德綏戎，師徒不勤，甲兵不頓。」

[14]陳：列也，布也，陳兵也，列陣攻擊也，布陣攻擊也。《廣雅．釋詁一》:「陳，列也。」《玉篇》:「陳，布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:「陳兵，列兵也。」《後漢書．董卓傳》:「乃陳兵夾道，自壘及宮，左步右騎，屯圍周帀，令呂布等捍衛前後。」《左氏．莊．十一》:「皆陳曰戰。」葉按:「皆陳，雙方都列陣攻也。」

[15]使：令也，讓也。《說文》:「使，令也。」

[16]民：蒼生也，生民也，人民也，人民群眾也。《左氏．成．十三》: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」疏:「民者，人也。」

[17]復：返也，恢復也，復興也。

[18]結繩而用之：人類最初的「文明的人文世界」，以結繩來運用也。這是說，從最早的「原始野蠻時代」人類和其他動物完全一樣過著原始野蠻生活，之後幸運進入「結繩時代」，人類這個時侯就開始了最初的「文明」，「結繩時代」之後，再進入「文字時代」，人類就此進入了更高的文明，透過「文字、書契」的應用，增強了社會的連結，因此產生了強大的國家和極權的君王。但是當時中國卻在「文字時代」，形成了國與國之間的大規模侵略戰爭。聖師老子見到了這些「毀城掠地、屠民捕奴」，慘無人道，毫無人性的侵略戰爭，認為這個「文字時代」，根本就是退回了「野蠻殺戮」的「獸性世界」，完全失去了人類從「原始野蠻時代」進入「結繩時代」的「文明意義」。所以聖師老子於心不忍，才會鼓勵那些弱勢的小國家，在面對毫無勝算的戰爭時，乾脆全國丟掉武器，遷徙躲避到與「強權國家」徹底隔絕的遙遠地方，在那裡復興「結繩時代」純真善良而和平的「人文精神、文明精神」，大家一起過著「甘食、美服、樂俗、安居」，並且和鄰邦能「相互探視、相互關照」的富足和平生活。所以說「結繩時代」是對治「文字時代」的兇殘墮落而講的，復興「結繩而用之」，所代表的是復興「人文精神、文明精神」，而不是回到「原始野蠻」；就像西方人推崇「文藝復興時代」，或要求再一次「文藝復興」，也絕不是要回到「封建時代」一般。在現在交通網密佈的時代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有完全隱蔽之處可以遷徙，但聖師老子所主張的這種「文明的人文世界」，也不能說是烏托邦，因為在未來，當人類變得更文明，而懂得以和平方式解決衝突的時候，聖師老子這種「文明的人文世界」，也終必有降臨的一天。結繩，未有文字之前的記事方法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:「結繩，上古無文字，結繩記事，事大大結其繩，事小小結其繩。」《易．繫辭》:「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。」葉按:「上古結繩而治，

		界」；
第六八章 第七句	甘[19]其[20]食[21]，	在這個「文明的人文世界」的「新世界」中，每一個「弱勢的小國家」的人民，都能夠「不受侵犯」，而「自由幸福、自由自在」地，「甘享」他們自己所喜歡的「餐飲美食」，
第六八章 第八句	美[22]其服[23]，	在這個「文明的人文世界」的「新世界」中，每一個「弱勢的小國家」的人民，都能夠「不受侵犯」，而「自由幸福、自由自在」地，「美愛」他們自己所喜歡的「美麗服飾」，
第六八章 第九句	樂[24]其俗[25]，	在這個「文明的人文世界」的「新世界」中，每一個「弱勢的小國家」的人民，都能夠「不受侵犯」，而「自由幸福、自由自在」地，「喜樂」他們自己所喜歡的「歡樂習俗」，
第六八章 第十句	安[26]其居[27]。	在這個「文明的人文世界」的「新世界」中，每一個「弱勢的小國家」的人民，都能夠「不受侵犯」，而「自由幸福、自由自在」地，「安住」他們自己所喜歡的「舒適住家」。
第六八章 第十一句	鄰邦[28]相望[29]；	在這個「文明的人文世界」的「新世界」中，將會存在著無數「各自不同」，卻都是「愛

則後世書契而治也，這是代表兩個不同的時代。」而：以也。用，使用也，這裡是指使用於記事。之，它也；指結繩也。

[19]甘：嗜也，甘享也。《淮南子・覽冥訓》：「甘之于芻豢。」注：「甘，猶嗜也。」

[20]其：彼也，指民也。

[21]食：食物也。《詩詁》：「凡可食之物曰食。」

[22]美：善之也，樂意也，贊美之也，褒寵也，美愛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美，贊美之也，善之也，樂意也。」《荀子・國富》：「或美或惡。」注：「美，謂褒寵。」

[23]服：衣也。《廣韻》：「服，衣服。」《正字通》：「服，衣服，身所佩服也。」

[24]樂：喜也，適心也，喜樂也。《一切經音義・二》：「樂，喜也。」《書・大禹謨》：「罔淫于樂。」注：「樂，謂適心。」

[25]俗：習也，習俗也，風俗也。《玉篇》：「俗，風俗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俗，風俗。」

[26]安：處也，安住也，居處也，樂也。《左氏・文・十一》：「自安于夫鍾。」注：「安，處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安，居處也。」《淮南子・氾論訓》：「百姓安之。」注「安，樂也。」

[27]居：處也，住也，住家也。《呂氏春秋・離俗》：「仁者居之。」注：「居，處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居，住也。」《易・繫辭上》：「上古穴居而野處。」葉按：「穴居，住於洞穴也。」

[28]鄰邦：相鄰國家也。這裡「鄰邦」兩字，顯示出遠徙的小國，不止一個，而是很多個。因為小國既然遠徙而讓侵略的大國無法找到，所以大國就不會是「鄰邦」，而且「鄰邦相望、雞狗之聲相聞」，正表示這些國家都必定互相知道對方就住在隔鄰，而且近到雞狗之聲都能相互聽見，這就明顯指出，在這個「文明的人文世界」，是由很多愛好和平的國家所組成。從這裡我們也可以想見，當時有很多小國，其實是彼此友好，而和平相處的，否則聖師老子也不會有將她們聚在一起的念頭。從這裡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，當時世界上並不是沒有和平的地區，只是這些地方最後都受到大國的侵略，而不得不舉國遠徙到離大國更遠的地方。

[29]相望：相看也，「相互關照」也。相：共也，交相也，互相也。《廣韻》：「相，共也。」《正韻》：「相，交相也。」望，視也，相看也，「相互探視、相互關照」也。「望」就是「視」，「相望」就

		好和平」的「相鄰國家」；而各個「相鄰國家」的人民，都能夠彼此「相互探視、相互關照」；
第六八章 第十二句	**雞狗之聲[30]相聞[31]；**	在各個「相鄰國家」之間，甚至連那不同國家的「雞」與「雞」之間，都能用「啼叫聲」來「聲氣相通、相互談心」；甚至連那不同國家的「狗」與「狗」之間，都能用「吠叫聲」來「彼此呼應、相互關懷」；
第六八章 第十三句	**民[32]至[33]老死[34]，**	那各國的人民，全都能夠「甘、美、樂、安」地「幸福生活」，也全都能夠「和平、和睦」地「相互探視、相互關照」，一直到每個人「年老身死」，
第六八章 第十四句	**不相往來[35]。**	這個「文明的人文世界」的「新世界」的人民，「一生」都不會遇到國與國之間，出現

是「相視」，各國人民，不會每天只是你看我，我又看你，然後彼此傻笑，所以這這個「相望」就是「相互探視、相互關照」。《老子道德經》:「長生久視。」的「視」就是「恤養、養視」。可見「相望」不是只有遠遠相看而已，「相望」是「相互探視、相互關照」，甚至是「互相探望，互相探訪」。視，顧也，恤也，養視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:「視，顧也，恤也。」《國語．晉語八》:「遂弗視。」注:「不自養視也。」

[30]雞狗之聲：雞的「啼叫聲」和狗的「吠叫聲」也。

[31]相聞：這裡是講各國的雞和雞之間，彼此用「啼叫聲」來「聲氣相通、相互談心」，各國的狗和狗之間，彼此用「吠叫聲」來「彼此呼應、相互關懷」；這是聖師老子用「雞和狗」都能和平相處，來譏諷「強權國家」侵略殘害小國，造成人和人之間不能和平相處，是比「文明的人文世界」裡的禽獸都還不如。雞的「啼叫聲」和狗的「吠叫聲」傳得並不遠，這也表示各國人民住得非常近。

[32]民：蒼生也，生民也，人民也，人民群眾也。《左氏．成．十三》: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」疏:「民者，人也。」

[33]至：到也。《廣韻》:「至，到也。」

[34]老死：人出生之後到年老而死亡也，表示「沒身也，終身也，終生也，一生也」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:「老死，年老而死也。」老：久也，壽也，壽考也，經久而衰也。《詩．鄘風．君子偕老》:「君子偕老。」獨斷:「老，謂久也，舊也，壽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:「老，經久而衰也。」死，人物失去生命也。《釋名．釋喪制》:「人始氣絕曰死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:「死，人物失去生命也。」

[35]不相往來：不必派遣人民出任各種「使節」，在國與國之間進行「外交協調、軍事談判」，而為紛爭相互「往來折衝」也。相，共也，交相也，互相也。《廣韻》:「相，共也。」《正韻》:「相，交相也。」往來，往來折衝也，相鄰的國家，因為出現紛爭衝突，而必須進行「外交協調、軍事談判」也。《戰國策．齊策》:「使者數相往來。」葉按:「相往來，言外交協調、軍事談判也。」這裡「不相往來」，不是指各國人民之間「不來往、不交流」，因為各國人民都已經住到「雞狗之聲」能夠「相聞」的近距離，就算人民只能遠遠相望，而不能「相互探視、相互關照」，居住距離也不會超過雙方目視之外，所以在「雞狗之聲相聞」和「鄰邦相望」兩個條件之下，各國人民的住所，幾乎是緊靠在一起的，因此人民根本就不可能「不來往、不交流」。所以說，「不相往來」不是指人民「不來往、不交流」，而是指不必派遣人民出任各種「使節」，在國與國之間進行「外交協調、軍事談判」，而相互「往來折衝」。這不為「外交協調、軍事談判」而「往來折衝」，也是對應本章前面講小國遠徙而「躲避戰禍」的國際戰爭之前提。折衝，禦敵也，「外交協調、軍事談判」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:「折衝，禦敵也。」《淮南子．說山訓》:「國有賢君，折衝萬里。」葉按:「折衝萬里，禦敵萬里也。」《戰國策．齊策五》:「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，禽將戶內，拔城

		「衝突紛爭」,而必須派遣他們出任各種「使節」，在國與國之間進行「外交協調、軍事談判」，而相互「往來折衝」。

於尊俎之間，折衝席上者也。」葉按：「折衝席上，外交協調、軍事談判也。」《晉・張協・雜詩・之七》：「何必操干戈，堂上有奇兵，折衝樽俎間，制勝在兩楹。」葉按：「折衝樽俎間，外交協調、軍事談判也。」